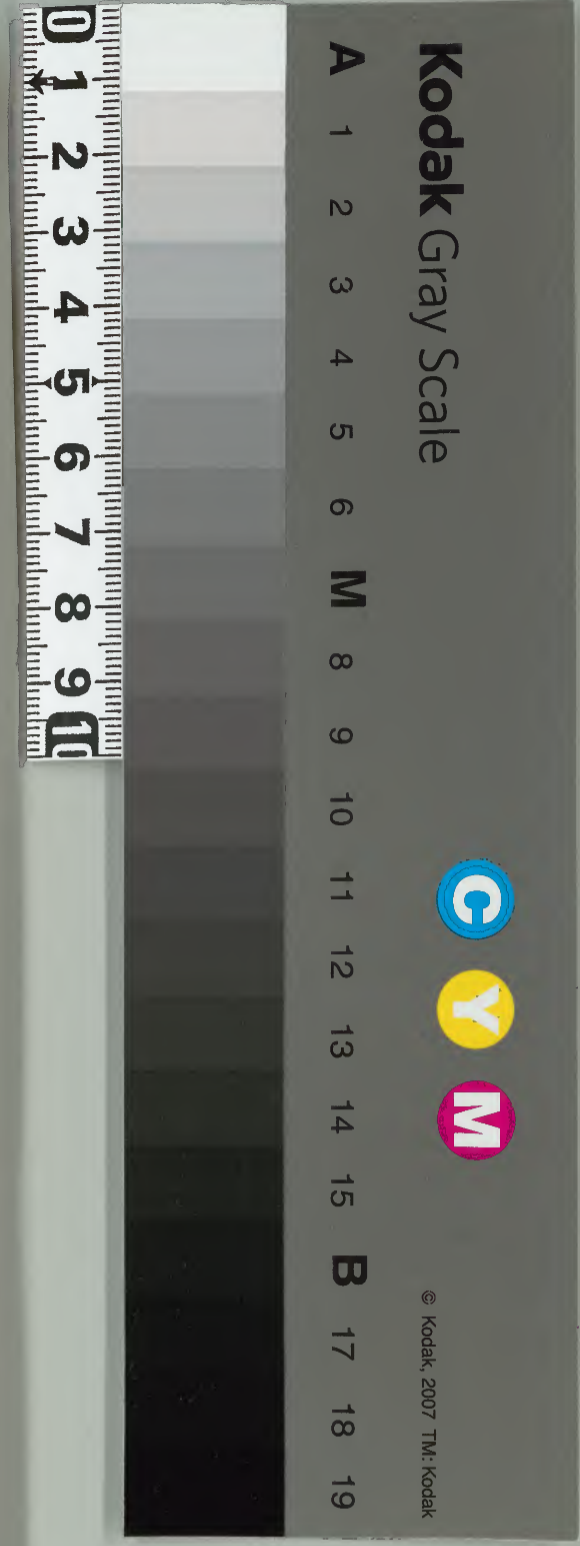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十三

共六十九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839 |   |
| 冊數   | 69 ( 15 ) |      |   |
| 函號   | 列         | 12   | 1 |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六

書 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心力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又驟嬰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涼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

淺草文庫

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  
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熹愚賤不足深惜所  
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  
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  
重爲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  
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  
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  
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威尊伏增恐懼至  
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并冀寬度有以亮之幸  
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  
敢復有陳又以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  
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鈇山拜領鈞翰之  
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  
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  
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仇  
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  
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  
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

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爲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與  
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群公薦寵之意  
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袁寺丞面稟  
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  
之則熹之受賜又下帝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  
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  
以爲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  
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爲尤

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  
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  
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  
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  
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抗直不能俯仰  
所以忍氣杜門不敢前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  
復變其言守黨此雖足以求苟免於譴辱中亦  
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天闊不聊深  
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  
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往往無日不發於言

語書問之問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  
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  
於此孱小兒錫在此無邊女青當無日不病熹  
時又頽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  
拾亦復不復摸摸雲已下為久計又不容復往  
般取以耗公家此五書云也蒙喻作書此班言  
路諸公此非所懼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  
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理去又有所  
奏請事勢須開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  
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

以速其揮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回來閑中  
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  
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  
以向此而哀困憊盡與死為鄰萬一溘然於此  
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  
此七當去也嘗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  
曲折不暇編與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  
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必從所  
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  
不選甚差遣都做得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猥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倘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旣多病而郡中塞關外縣廢壞本初不爲又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又安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

恨非人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廬阜亦唯三峽王淵爲最勝然暫遊不款賓從猥多不無勞擾亦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况其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甘旨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却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湏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被此異同爲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爲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已所著之書內則有朋

友之譙責外則有世俗之謗嘲雖非本心豈容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詔吻脣今乃自作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咕囁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鑿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熹西筮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寫此彼之聞者豈不恠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爲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

謬爲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爲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已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爲謙遜而爲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以刻者熹請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

失爲善事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冀  
痛察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勞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以矣夫人而能知之夫



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  
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  
操擢實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  
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  
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  
其必將有以謹之則天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  
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  
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是憂疑  
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

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  
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  
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  
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  
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  
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  
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  
執事則旣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  
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  
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

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  
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扶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  
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使人  
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  
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  
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  
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  
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  
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  
邪勿疑之志又引河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

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  
歲熹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  
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  
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  
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  
踈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  
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  
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  
爲外人道也引頌臺寺不勝拳拳

小貼二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爲  
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  
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  
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葵藿  
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  
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踈遠不當僭有所陳  
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

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  
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  
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  
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  
六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  
阻跳踉山谷之間工行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  
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  
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查蔡寇形勢  
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  
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

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  
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  
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  
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  
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  
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  
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  
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狝之則非計  
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  
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

恃知照敢布陳之以竢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  
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請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寄  
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  
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  
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  
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餘米亦係  
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  
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

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由請存留支遣况今來除  
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  
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  
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  
欠籍戶敢輒拜公牘冒浼控告欲乞台慈仰體  
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  
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  
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  
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妄費孰  
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

執事圖之下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  
請然顯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  
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兌不勝幸甚復有  
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  
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  
無所從出而舟船難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  
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  
台旨只今赴建康府交納倘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熹不揆踈遠疵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叩  
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獲明  
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  
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  
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  
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  
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  
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  
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瘁遺氓

速霑仁聖之休澤永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  
終大賜以慰願願之望不燕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  
又不獲表觴群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  
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  
不待祝而請福朋來也熹昨者使還蒙賜手教  
復以標榜新圖魯公墓帖為贈尤荷不鄙之意  
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略陳固陋計今  
當以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

撥去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竊祖之請亦當  
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為吏強顏於此百  
事皆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察之種種假借久已  
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敵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  
都昌多是旱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  
數多前此失於訪問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  
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  
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

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略與  
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  
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  
乏司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才  
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滿  
人意誠無心顏以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  
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己亥冬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  
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

臨慰藉勤懇至於士友之間傳道所以誨飭存  
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  
心無以為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頓冀以仰答恩  
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  
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聲前懇而山野愚魯  
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旱傷失於檢放加以  
催科不無追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讟並起仰惟  
朝寄本以為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  
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  
勉彊不得不早為計謹已具中都省欲望鈞慈  
嚴不勝戰慄

與丞相劄子

特與敷奏絀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烹雖飯蔬  
沒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  
福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又甚矣干冒崇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恩畀以符竹  
自度踈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龜俛就事今十  
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  
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  
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



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  
不愁歎蹙額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  
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譴責提耳告  
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  
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  
慈舍覆未遽矜從踈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  
心自強祇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  
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  
知所以自處夫爲政而不宜於民爲所厭苦至  
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可食俸祿不免

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欲曲賜  
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  
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倘蒙陶鎔得以病免其  
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  
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踈嬾  
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  
爲吏廬阜之下其立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  
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

遷溪曰趣  
當當作空

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材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  
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  
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  
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為朝廷倘欲復脩廢  
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  
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  
間庶幾上有以訓知遇使今之意下有以遂其  
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  
之入則在熹又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  
糜耗顧以事體希闊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

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  
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為不  
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  
陳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閒散日久尤不諳  
悉吏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為雖不敢不竭  
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友貽書見  
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已者尤  
其詳盡其間歷數謬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

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  
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爲此  
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  
問學之口充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  
鈞念得以徧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  
之非妄者早爲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而  
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  
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  
勝幸甚干犯頻仍伏紙尤增隕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  
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  
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  
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  
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  
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  
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  
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  
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  
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

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佞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爲致力也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政

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頒刑暴斂數條已封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爲上更不論此是非虛實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易得也德廣留家於此暫歸臨江矣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奠因見其子幸及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

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爲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餒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爲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儻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爲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竒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又是毛掾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

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爲報今倘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

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淹藩服而未  
得究其輔贊彌綸之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  
爲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寵利之臣則可  
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  
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爲門下憂之而  
未敢以爲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審嘗欲  
有所論建自以文不逮意而罷熹於是竊爲門  
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  
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拯火追亡人  
也況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真以文不足爲病

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  
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  
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  
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  
言時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之其所  
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  
從天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  
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  
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昧  
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

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  
况今所授正與其入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  
尚爲可取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  
使與之同哉熹踈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  
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  
此章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夫以聖恩之寬  
大於熹猶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  
納無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  
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  
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  
廣爲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  
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  
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  
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  
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  
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  
運賑糴收簇價錢所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  
斛斗亦爲利便

一自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揀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郡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為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疹之一術而揀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早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

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免當今漕司怨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揀荒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合兩司乞撥錢米脩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并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



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上呈恐今歲事體不減此也提舉漕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遏糴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本軍糴米入船已為陸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為阻絕江西頗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況著令及陸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未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輻輳米價自減此最為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糴但擬撥積米此但

為建康州郡計耳然顏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  
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  
矣不然則樁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  
五萬石亦為幸甚漕使本別具稟熹偶年疾大  
作疼痛亡膠不敢多作字只乞鈞念為達此懇  
同賜區處以速為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遲得  
為粳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上漕符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問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  
亡窮蒙喻置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

方有揀災之急未暇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  
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謂必可遂請適  
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明為  
言勢須再下此終有望於維持也白忠宮書拜  
賜甚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旱勢甚盛此  
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粘旱至今雖有得少雨  
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民  
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入在郡  
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苗禾雖不敢拒違台  
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

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無賑恤之政  
以救此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辦者  
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總所已行  
下今均在上洪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  
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感之  
更乞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  
聞不審台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  
此望之惟執事者儻以禹稷之心爲心則此一  
役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幸甚此或有

委并乞垂示

熹前幅所稟去不故早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  
之云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議今別具  
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  
不容宿留便當台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  
本欲初款即中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爲義不當  
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  
嫌耳一主忍窮不敢求仕正爲如此且未來此  
時知反皆以爲予公之仁必能庸崔石今乃反  
爲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齊聽愚言

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豈聞之否  
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以此鬱鬱也

與漕司書一節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  
副後來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添再具實  
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十二石及今  
年擬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  
易撥今續契勘四縣檢放八處大段乾損處  
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  
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

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  
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  
戶仰食之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缺食即  
將上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借畫詳細申  
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

往鄰近收糶約可得萬餘石但苦  
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隄已差官計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  
敢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  
留念

一去年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  
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  
徑自使司申請如何此已一面  
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  
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  
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  
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繆預  
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  
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

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  
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

奏聞重作行遣此一頁早  
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  
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  
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放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  
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  
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  
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

面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  
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  
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  
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  
今旣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  
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  
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  
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  
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  
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

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  
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有  
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  
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  
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熹比數以短劄承侯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  
復有少懇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  
又無術略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  
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容販沿流

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  
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  
西極袁筠東被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  
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  
津梁之禁熹愚竊意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  
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  
則不惟叢爾小邦歌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  
數十實均賴之率爾十冒始猶自疑及念前日  
荔子分甘之意然後有以決知執事之不棄此  
土之人也是以敢言之伏惟台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二

咫尺門牙無綉進謁第切傾鄉之私比以告糴  
仰干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吏未及  
解發而吏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涼  
糴糴豐歲亦不免仰食然粟之來自封境者况  
今三歲連旱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  
他三之比前記之懇辭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  
可宜盡心也今再具稟及以公文為請伏惟高  
聖鑒一視之也心冀採災恤鄰之義俯賜矜  
念十萬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荀子

比之三歲告糶隆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  
其憐憫推下餘以并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  
京愈峻而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  
復斷絕若上流果亦等早則不敢請傳聞贛吉  
臨川諸郡乃隆興屬之目有豐熟去處則江西  
當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區可以及鄰境恐不  
必過計為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官採爰恤鄰  
之義熹已手書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  
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

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荀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所懇比以民饑告糶隆興已  
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閔拯此困  
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而遣牙吏得米而不能  
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  
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況今凶儉事勢可  
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  
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  
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



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而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爲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 三

熹累具懇稟告糴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仁庇之及但奉新令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遏其意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早與弊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境諸

邑粒米狼戾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而遣糴米本錢又皆充借上供錢物方此自劾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余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爲無狀熹已具公文上之臬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書

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  
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  
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唯精神思慮多所不周  
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  
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  
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  
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  
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  
予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脩事舉民受

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吝權下慢  
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  
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  
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  
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革前  
弊接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之恩著在今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  
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  
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  
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

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  
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  
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  
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  
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  
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糶米谷數目縣  
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  
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  
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

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其增  
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  
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  
隅官保正子細抄前著實開排再三丁寧  
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  
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  
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  
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  
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  
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  
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  
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  
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  
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  
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  
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  
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所從尚仍前弊  
致此飢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  
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  
不敢盡言於君公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  
宛轉陶鑄不勝幸甚熹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  
具劄旨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准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祈扣觸犯天  
威欲俟新秋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

深念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  
輒求自便於是屈心抑志俯服官祈禱百方  
卒無可効又慮將來軍民必致缺食不免行下  
屬縣勸諭富民根括下戶那乞官錢於鄰近州  
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  
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  
悉疲驚講求乞政以副聖主予愛黎元之意而  
力小任重日夕驚憂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炎  
下潦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在夜旦所不足言  
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則熹

為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  
事之嫌有以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  
熹宮廟差遣使得歸死故山仍望已差下人石  
齋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敷迫勉強到官不敢携家  
為父住計祇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  
病勢有加即彼此存沒一時狼狽欲望鈞慈  
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暄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萬福熹前日專入奏記尋即奉祐遂中所賜手教伏讀再三感慰亡喻又蒙垂諭縉寮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才易以言說旣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違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賤軀自遣人後心痛澆劇而足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履地在告已旬日矣自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性命日夕憂

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賤懇然於所職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頃有狀奏乞截綱運充軍糧事并以申書然於群公前已致問不敢頻有煩瀆願因開語賜一言焉得并前劄早賜開陳使熹得輿病以歸而軍民不至狼狽不勝幸甚力疾專此具稟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霄漢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湘周叅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廷不當備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

重輕音加恩意也昨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  
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不慮民力之愈  
困者直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議旨  
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一毛也然  
郡計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論之矣切望垂意  
朝廷之體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  
審鈞意以爲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爲左右言可  
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  
參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愨而察之幸  
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

今歲之用聞建康椿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  
但相去之遠呼叫不聞未知所以爲計耳前此  
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不任貴况  
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  
應熹性狷狹進則有糖突之傷退則迫切無憐  
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叅政倘哀憐之不若  
投界閑散以安全之乃爲大幸然其所請截撥  
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過糴  
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沒入其家  
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盡晚米價高雖

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有能元此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慰此人但道里遠遠未能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者甚幸甚又蒙垂喻所以曉子澄者莫非至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子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間雖有雜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罪已不勝悚仄矣并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叅政節下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心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社非社房繕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納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心成之灾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御身脩行之意其反求諸已者為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直言曰脩政曰



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  
組乞行下諸盜監司察州郡以通放米船  
乞下江西湖南略似許下流曰勸分賑之曰截  
習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  
熟悉矣欲仰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于時  
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鄙庸之暇從  
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問以隔弁之災過自引咎顧留行之  
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

本閣

聖心警懼惕然有意於譴黜政以召和氣此實  
盡忠補過轉禍為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  
為意則天下幸甚熹竊三所陳應天恤民之目  
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  
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迂失此大會則自  
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  
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  
除命傳聞嘗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

臧否士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迺知所以假借  
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敬踏不知所言丞  
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  
無實之名他日反爲門墻之累追悔何可及耶  
欲具書謝丞相且道此意偶值此便不暇更旬  
日間當有的便續脩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  
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  
舊第區區不勝瞻仰也喜閏月二十七日受代  
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餘  
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

西勅告尚未被受衰懶豈復堪此幸缺期尚遠  
得以徐爲去就耳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恒  
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編次文字今已就  
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  
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  
女第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福身之節此事  
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  
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  
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  
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

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言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期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叔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只有所闕白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

與福建顏漕荀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節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湏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裝以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方略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即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

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

熹衰病之餘彊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越人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跼蹐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賑款訖事見攢帳目申發即尋前請度幾觀變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道心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

耳前承枉書竊審輶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束手姦民屏息山谷困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方以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熹嘗謂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

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  
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  
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  
飢浙東爲甚浙東之飢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  
元元之無辜傾圉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  
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  
是時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  
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慙怍然自受任以  
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  
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才憚奔走之勞不厭

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  
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  
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  
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  
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  
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  
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  
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  
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  
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

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徬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

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日給降緡錢廣糴未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煨堅項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臺降給緡錢三二百萬分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

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  
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立費輕殆與臨  
期之糴糴言傷時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  
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以坐失本利復者懲創  
因不復求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一曰  
速行賞典以勵富室蓋此一舉本以誘民事急  
則籍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  
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  
欲望明公察此事以特與數奏照會元降即與  
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

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  
雖百萬之粟可捐揮而辦况是此策不闕經費  
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迂延歲月沮抑百端  
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需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  
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  
所甚憂而日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  
所可惜也謀國之計幸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  
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擗節  
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  
之請恐難必溘恐竊以爲不然也夫擗節財用

在於憲侵欺濬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  
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  
非所謂侵欺濬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  
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  
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  
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  
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  
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  
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豪  
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博節財用之計愚

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  
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廢僚內  
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付  
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  
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  
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迫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  
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  
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  
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  
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  
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  
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  
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  
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  
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  
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  
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  
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  
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

有所定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  
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  
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  
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  
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  
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  
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  
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  
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  
若是其泄泄而杳杳也况今祖宗之讎恥未報

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  
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  
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  
無事况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  
愛階分陰勤勞瘁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  
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  
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  
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  
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  
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

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  
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  
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  
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  
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  
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  
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  
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  
不能爲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  
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

綬使母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為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

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

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證以授承學也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六

考異

與陳丞相別紙先見義理一作究見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七

書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隣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未已附籍不給即其人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久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

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  
後又况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却  
只取兩家爲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去處猶可  
責之兩畔切隣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  
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疎或密必是互  
相推託不肯爲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  
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  
之中又無正定主名方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  
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  
舉或欲請米即須論許鄰人以為不申附之罪

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搔擾  
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  
依舊勸諭人戶自行付籍而委堦置官者察附  
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申縣改差而稍加  
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  
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  
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隣先取本家申乞附籍  
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隣連名簽押狀內  
公共指定專委兩隣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  
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隣保明

繳連元批赴收支鄉官請米共不願請米入亦  
須四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會殺棄閔報注  
籍如此乃可閑防推託遺滯詞訴搔擾之弊然  
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  
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  
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  
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  
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  
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  
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

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  
不羨艱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  
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  
意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妄官散榜編排甲  
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反  
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微有所營造  
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煩官司不

使

唯在熹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  
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彼  
等使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考侍郎見念之悲豈  
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  
為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偽印圖榜  
列熹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  
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為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  
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為穩便乎向嘗蒙喻  
蓋已有此意其詩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  
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為之於義既不可於

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搔擾其二則不能如  
法萬一為之自此熹更不敢入精舍矣聞之憂  
恐急作此附迺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台意必  
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

一本與  
作答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己者既而思之言語過  
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  
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州民間納產鹽錢州縣  
自合給鹽償之今既例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權  
賣議者之言亦未為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

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江丈入閩正值沈漕罷云  
王與道住賣之後亦深以此為疑後不得已竟  
復權之想亦是別無晷晷處也不知使司今欲  
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  
為不得已之計則它日或有能弛之者若遂相  
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  
名之賦自我而始况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  
援例公行則其為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  
乞深思少遼緩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  
手簡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為然更以書白廟堂

諸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台意以為如  
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鹽事者  
頗及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  
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為要路所擠今日風俗  
大抵不甚暗是令人憤懣伏想高懷於此必有  
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  
否此中燥濕不均山間有頗得雨處有極枯槁  
處度其勢短長相補不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



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些小米穀爲他處搬販則亦無以爲繼而實有飢餓之憂以速變亂耳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爲之計如福州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上流糶米及遣人來收糶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飢乃奪甲以哺乙耳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爲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之守建時禁甚嚴而汪文在福州

一無所問此最爲得其後趙清卿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興之爭王瞻叔在福州則任希純在建興之爭二公雖悍然卒不能奪建興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府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亦不知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夫建劍之俗一有紛紜則將爲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只如建寧向來屢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

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為一路之計等其長者而為之耳聞延平積粟皆以匱竭此可深憂宜檄諸州無例禁港不得般無致將來缺食生事大盜賊皆起於深山遠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官府處不可不慮也而一面多方招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為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路如溫台則粒米狼戾今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枉費多錢反得

米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間晚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書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為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答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會言之否聞訂寇甚熾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

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  
只有尽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  
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  
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  
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  
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缺者今漕司撥錢應副  
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  
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  
時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  
可欠缺今尤不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劾若只  
可循舊失也

唐本曰  
作已

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  
聞辛幼安只是得兩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  
招得賊中從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  
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  
功今日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  
恐歸正官及守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必膽事  
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與商禁者  
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  
欽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  
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

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遙爲  
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  
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  
或本處有哨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  
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  
相犄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  
貲不知何以爲計耳聞沙縣寧頗有才南劍推  
官趙師淵劍請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  
劍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  
談恐或可裨思慮之所不及相見煩爲言之前

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  
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行下建劍云恐  
上流州郡缺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  
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  
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  
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  
慮西南慮衛此間諸公只宋倉尚可告語然  
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有長策即  
一路之命全在趙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  
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

渠先發此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爲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蓋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缺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湏增長來春糴貴亡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乞住罷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爲無補也又聞浙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爲收糴以勸

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溉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言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匆勿興役至公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已智者難爲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算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閣深念徒弊精神而又未

必盡乎利言之實也庸闇踈闊智不謀身而過  
計多言喜與人深自覺其可厭而未能遽已  
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并寬之也  
官自運米藥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  
斗者不免不効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  
欲据拾發舉官吏乃剡縣葉薄即黃丞之表第  
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  
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  
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似亦可採用也  
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頗厚凡百更

垂下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  
人嘗記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  
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  
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  
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聞者亦未必得  
竭懷抱而況於踈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  
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  
禧輩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  
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溫公兩篇當爲章  
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

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群人得此蹤蹟豈不爲奇貨哉又聞明道王霸筭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它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鑿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爲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長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絕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蔬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元便介傳說致誤台慈以爲深憂亟加救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它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澆台聽不審高明

以近日所處劉家典庫事爲如何若熹鄙見則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熹恐門下於此偶未之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熹之所大恐蓋不特爲劉氏遊說也以辱知遇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譴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

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并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裏洞澈無一豪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效其尺寸之愚哉仁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人材之邪正一豪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正通所謂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



朱：六十二  
馬廣引人材勤攻已缺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己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情已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真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為西夏所逼故遷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言乞詔樞廷嚴為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除官其後乃聞廬帥王希呂奏虜為契丹遺種大石林牙所襲失亡甚夥老酋遁走不知所在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的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為此虜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其所聞未必得

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脩城浚汴特爲虛聲以  
懼我耳然朝廷已爲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  
正高頰王朴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  
文變於上坤軸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  
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  
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側席求言之  
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裾避位之章舉朝媵  
阿相徇爲日已久士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  
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爲明主忠言以  
指姦佞裨缺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

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爲諂諛不  
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  
誰當之而不以爲慮耶熹以爲今日之事所當  
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  
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  
博詢芻蕘深求已缺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  
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  
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秘計然後爲論事哉觀  
富韓公退居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  
譴司馬公呂申公又皆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

人然因事抗章盡言無隱不少異於立朝之時  
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咈主意復忤貴權之爲  
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  
况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  
固無諸公之嫌而上心不忘便蕃寵錫又非若  
諸公之嘗在江落擯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爲  
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阽危之際救生靈於水  
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  
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及此更爲  
以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  
止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  
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六  
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表令之賢猶不免於晚節  
浮沈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  
縷紉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思見故老  
有所咨詢非獨循常備禮之所爲而得林擇之  
書側聞丞相亦有行意伏惟久去闕庭不勝忠  
戀且以向來嘗以有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

會議不可失計。和今或已存道矣。虜中事不足  
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銳銷。更慣習。燕安廟堂無  
經遠之謀。近列無尺規之義。阿諛朋黨。賢知伏  
藏。軍政弄於刑臣。邦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久  
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於顯。與也不審尊意。  
以爲如何。并伯書云。廉夫有學易之意。甚善。然  
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  
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  
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  
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

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功  
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  
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大抵諸郎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冒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泉州黃寺丞  
書云。陳休齋病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  
爲其女求嫁資。令其見語。復以稟聞。熹實不記  
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  
是欲令熹與黃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設

此言以發之意丞相聞其屬續深悲之言必當  
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簡其詳黃  
必具稟熹更不敢覩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熹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  
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  
也。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  
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  
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  
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

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與於無窮也今者變異  
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熹愚竊謂  
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  
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之  
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  
直諫多聞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  
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群情追配前脩  
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  
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答史太保別紙

熹昨者在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  
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  
諄罄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戾為  
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  
其賜者尤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  
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  
共以為懼然熹淺陋竊以為境外之傳未足憂  
而譴告之深為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  
既已過為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熹  
甚惑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

實明公身為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  
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為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  
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目達聰  
感召和氣皆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貸之恩懷不  
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  
庇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  
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  
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

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要是本不能書而又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乎胡寫以孤見屬之意勉強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殺只得封納可用與否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儼那取正其墨水瀆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減乃佳碑額元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望更詳酌恐可略脩定庶可傳久遠耳侍郎丈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

善類方以爲喜今乃以區區一方盭筴之故輕去朝近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急於技業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盭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者廣西所行既經仁者之慮必無此患然盭利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官賣之數又夾夾帶耗刺之利將來必是不免須有費力去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

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數事而益  
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  
晏造船之類正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  
目又如半年不能千籬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  
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  
甚疑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恣訪  
以尽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  
不敢默默僭易及此愧悚亡已欽夫舊政固有  
賴於脩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  
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版曹文書不依

省限既先期取了民固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  
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較此其勢  
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竒策以開廣德  
意而所以拯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  
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  
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  
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  
恨地遠不得携以請教閑中又無人抄寫拜呈  
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伏幾爲斯道斯民千萬  
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即寫呈不敢自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已不細矣又况賤

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黜之禍上及前賢爲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以消息盈虛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明樹黨之譏盖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而近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况所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

如中庸九經之類

指爲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  
學官偶爲刻舊作感興詩遂爲諸生注釋以爲  
謗讟而納之臺諫此教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  
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  
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  
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己熹今  
有公狀申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  
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  
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  
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爲此道無窮之害耳

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  
重蒙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  
多但緊切處多不滿意耳序中所用善學聖  
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爲程氏發  
仁承望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  
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脩齋戒則蕪詆釋迦  
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書衡論則并  
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  
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  
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爲道學之害

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  
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屬之若在  
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蒙喻氣天說曾點處鄙  
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篇章內說破蓋明  
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已意說  
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說不能不失其意  
耳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  
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  
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為過當非獨此事為然  
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解之

題例不敢以己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  
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  
在下此為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  
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  
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婺學易傳蓋子以此論  
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  
傳得一文字詆益策尤力不知己見之否此事  
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為便而  
仕於廣右者無一人不以州縣窘乏為言近又  
糾詢只桂州諸邑之鈔已是不免等第科賣凡

此皆與尊喻不同不知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  
尚欲高明更加詢究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  
之也其范守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  
有所取則彼攻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  
人之所不忍棄也潛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  
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喻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為所  
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  
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

唐本  
反

來方為群小仄仄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  
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  
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為病  
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  
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  
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  
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為說則亦無可言者但兩  
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  
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

改終覺有病者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  
欲乞暇日一賜覽覽即見前日之繆本非可傳  
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鋸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  
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  
可此則最爲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  
粗滿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竢熹  
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妄作未能有補於  
斯道斯民而反爲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  
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即案前此兩次公  
狀舉而焚之如反手耳或恐前狀未蒙書判付

曹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以刻未  
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  
次孟子說渠已不幸無復增脩刻亦無害恐未  
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大事記甚精密  
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  
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  
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爲之者但恐其所謂  
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  
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恠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  
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滯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

伯恭侍郎文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  
歎息也揚子直近爲趙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  
臨川未尚未得書也此間官益利病參半而臨  
汀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而諸司議多不協  
至有違言子直亦遭指目興事之難蓋如此錄  
示益筴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因時  
救弊加惠一方之志但不知州縣果無缺乏否  
賣鈔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  
計否近見一相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憲聞其  
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平日亦嘗深持

鈔益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必  
鄉閭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漕必相見面議也  
此人亦甚有志節必不苟爲同異幸更與詳細  
反復殊勝遠方傳聞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  
皆可信也熹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若  
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已也但樂慕道德之深  
得之傳聞之衆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  
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旣蒙喻懇  
切至到雖亦未有以灼然見其無可疑者且以  
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

計遠慮屢省其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  
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必深徇而  
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爲如何只如諸州俸給後  
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今  
既罷去雖得朝廷及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  
家支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辦若不徑行裁  
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已贓法則只此  
一項終爲以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  
討論究索預爲之防也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  
鹽故舊以容鈔官船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

只今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  
近歲上州容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  
利病參半如前所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  
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爲病也不知今廣西  
瀕海諸州產鹽地方私鹽一片爲錢幾何鈔鹽  
一片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  
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  
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容鹽縣道急於  
辦課力於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  
爲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

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  
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未刻不敢復以  
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  
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  
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  
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若論語孟子二書皆  
蒙明眼似此看破則鄙拙幸無今日之憂又矣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  
意爲已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  
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

愈精心術愈壞盖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  
之爲愈也太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  
同附呈欲乞并賜詳酌而去留之幸甚白鹿堂  
揭示以時世輩行言之不當在高君之前亦乞  
改正仍以高氏脩學門庭爲目幸甚教官跋語  
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熹自以此書已  
就而喜於流行者尤爲非便區區此時若知幕  
府已有流傳之意即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毀  
棄此序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即乞易去此言及  
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  
點檢則諸生分校互有疎密不免親爲看過其  
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再留來使助其口  
食今更俟三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  
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刊即不若依舊  
本作夾注於體尤宜向見子直道晁景迂之說  
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  
刊不必議也若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  
人親自監臨俟那字數減處空缺不妨多處不

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  
者恐其憚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會  
改得久遠爲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  
見以爲粗免踈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  
易若隨時修版印版有不勝脩者且亦無時而  
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  
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熹介然常有  
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遣而已也懷  
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  
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私數刻剝民不聊  
生以致逃移拋荒田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  
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  
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四年  
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  
王土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  
無異甚可痛也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  
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其已逃亡在  
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

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爲便縣吏鄉司不以爲  
便官員之無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爲便往往皆  
能造爲浮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下戶欲行此  
事有同飢渴而其冤苦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  
任監司妄有申述沮格成命使昔之鼓舞者今  
變而爲咨嗟昔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  
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  
所幸元降指揮猶有秋成取旨之文今旣及期  
而汀州歲實大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  
可以倚辦失今不爲竊恐向後難得似此幾會

欲望檢舉元降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  
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倅趁此農隙疾速取  
行庶幾永爲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書 齊賢

熹伏辱賜教并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台  
候萬福不勝感感熹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  
既已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  
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爲要切  
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媿亦意高  
明見其迂濶不過付之一笑而已以故曰循未

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專人再枉謙誨俾盡其  
說此事既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猥多亦有非  
熹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  
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如政和元  
年類之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  
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  
輸之實而已今一等破敗縣道竊料不過然此  
虛有欠數實無可得之錢事乃在使司審熟討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  
猝然之可言也若夫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  
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福建惟下  
四州水旱

時有檢校若上四州則民間全不知有此條法  
思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  
此亦所以息捐逋租近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  
其作亂之心納未納一切禁繫決捷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  
責令重納此為大害責令重納此為大害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  
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惰得失而  
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  
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  
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  
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  
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糶販稍勸曰民平價出

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葡萄芋蔬菜之屬以相接  
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  
以官本收成之後祇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  
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  
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司有錢則借而  
為之亦不為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姑以  
仰塞下問之勤伏望裁擇其可幸甚幸甚山間  
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効連日隨衆  
登山祈神周視一村大半焦赤居此四十餘年  
未嘗有今日之旱令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奈

何柰何使還具稟臂病猶未能多作字伏乞台  
察

與周丞相書

熹狂妄闊疎無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  
加除用使得仰奉列聖真游香火於受命之邦  
感慨之餘方竊自幸而未及半歲遽被誤恩懇  
辭報聞未敢再告而袁吏部經白出示所被賜  
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  
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  
躬聽臨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為既而方知正以

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恨丞相前日之  
賜不終而虛為此紛紛也熹之衰病首尾七年  
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罷去然腹心之  
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意若不自揆冒  
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踣亦或反貽丞相軫  
念之憂故今輒有荀子復中前懇欲望丞相始  
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供鴻慶守祧之  
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熹舊讀  
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  
之句未嘗不反復詠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

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閔無  
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為國家益  
隆寶衛亟躋元享以慰四海具瞻之望熹不勝  
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鄉來又奉近教獲  
審比日雨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  
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  
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  
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惱日覺尪

唐本缺

悴恐亦不復能以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  
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為福而目下便失祠  
祿又須來春缺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况  
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  
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下燭  
幽隱力沮邪議褒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  
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  
人乃空手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者又非熹之所

病也區區之意正爲禮節之間有不能彊顏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爲此而屈哉老大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大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烹之受賜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老處更望垂念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江東元提舉劄子

此間糴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萬建昌四鄉申到計一月以當米四千元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一月以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糴到錢再糴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未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有月

餘多方那備或可接得大麥都昌小戶尤多恐  
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狼狽矣欲乞  
早示一公牒撥定米數此當一面差入般運庶  
以慰妥善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 六月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力向之所  
以次且而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  
遂得一見聖主呻吐所懷之一二妄意自此儻  
猶有以効其愚於左右而事乃有出於生平意  
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得以

遂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  
厚矣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  
數舍深念此行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  
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既紛紜而所坐之罪  
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憂懼謹以  
公狀申省因輒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徧詣公府  
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者之中狀詞尤詳足  
見本末伏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  
使臣則庶幾猶可以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  
幸甚即以熹之無庸辱知不為不久而未嘗少



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出而  
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  
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  
及外自近而瀕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  
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爲  
固位之術牢籠媚嫉以爲植黨之計則固前人  
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非矣無所待於急  
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  
轍也干冒威尊并深恐懼

與留叅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口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叅政所以  
知遇獎借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  
恩叅政實掌書命褒與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  
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晚節末路之難  
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亦知  
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  
踈遠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  
力然每起輒仆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  
雖獲扶病進望清光然獨未及一見叅政而衰  
病復作遂以頰言遂引去切聞進呈之際叅

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來章所指在臣子爲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今輒具狀申省待罪并具劄目稟聞伏惟撥政之餘少賜垂念使熹便即得罪而江西不久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餘責者莫大於此庶幾收之桑榆有以卒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幸甚熹當暑病目作字不成貢問之初遽爾草率并望鈞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

七月十二日

熹本民  
作乙

熹負罪以來奉頭鼠竄脩塗酷暑不可禁當連日行衢信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群行道旁民居多爲所食哭泣相聞無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值得以善達田舍人還忝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而丞相賜書開喻勤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即日戒塗而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專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爲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社門屏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備使令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

唐本缺  
作闕

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年及今乃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爲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且久稽王命心不遑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訓詞已極溫厚而熹冥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西前月亦已缺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祿今適期年貧病之態不可知江西逐兵

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雇使之往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致紛紛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少卿自處易顛而丞相以爲顛卒悍而袁性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莫守經由薄治顛卒之橫其釁有端又非袁之比矣弊性狃急自度亦似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容回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奪牛之嫌而

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歲不寧也今亦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右之不可行耳熹已有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徧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事曲直也前書在易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亟遣人不暇然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未嘗不爲丞相惜此歲月幾會也熹輒有私懇率易干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漢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陷虜隔

絕及此再見恍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爲之太息流涕久之然其人溫謹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摧敗日以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屬務添倅或簽幕之輩仍屬熹爲面稟昨來忽忽不暇它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知不審已蒙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勢只有急迫儻蒙哀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太監亦云向來蒙恩奉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如何屬熹乘間言之不敢不達其意并乞垂照

未能自脫乃欲爲左右言良覺可笑伏惟宏度  
有以容之

答劉潛書

熹平生慧拙無以喻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  
朝過聽拔用過宜方起輒什上累聖神之知於  
此再矣尚賴皇明洞照幽隱所以慰藉撫循有  
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彊扶衰朽起奉明詔而  
自度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  
不容自力者以是仰煩敢諭反復熟悉引義慷慨  
詞旨不凡三復竦然敢不歛衽然前請已行

度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爲大幸

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効幸上照知甲  
論趣行有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  
除未敢即引道耳詞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七

卷之六十五

...

...

...

...

...

...

...

